



# 历史上的 九大冤家

—— [美]科林·埃文斯 ◆ 著  
(Colin Evans) ——

## Great Feuds in History



—— Nine of the Liveliest Disputes ever ——

权力、欲望、荣耀；尊严、勇气、阴谋

文明前行的曲线在无情的个人争斗中摇摆

历史的某个角落总有强豪和名流们生死对决、快意恩仇的沙场和舞台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历史上的 九大冤家

[美]科林·埃文斯◆著  
雷格 张弢◆译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的九大冤家 / [美] 埃文斯著; 雷 格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6

书名原文: Great Feuds in History

ISBN 7-80073-720-9

I. 历… II. ①埃… ②雷… III. 历史人物-评传-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34532号

Great Feuds in History

Copyright © 2001 by Colin Evan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历史上的九大冤家

LISHI SHANG DE JIUDA YUANJIA

著 者: [美] 科林·埃文斯

译 者: 雷 格 张 弢

责任编辑: 王路侠

责任监制: 朱 磊 王祖力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霸州市长虹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0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2-0634

书 号: ISBN 7-80073-720-9/G · 64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 鸣谢

我要在此感谢以下机构及人士对本书提供的价值无法估量的帮助：

美国国家档案馆研究人员；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英国伦敦柯林戴尔报业图书馆。

在那些帮助我走上正轨的人士中，以下两位应予特别提及：戴维·安德森，非凡的藏书家，他一直慷慨地为我提供帮助、出谋划策；克里斯托弗·杜克，研究成果斐然的图书馆员。威立公司的杰夫·戈里克做了精湛的编辑工作，索妮娅·格林鲍姆和金伯利·门罗极好地完成了技术编辑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经纪人埃德·纳普曼，他在本书写作初期提供的鼓励和支持，为其最后成形助益良多。我要强调的是，本书有任何错讹，责任全在我一人。

当然，最后的感谢是献给诺尔玛的。

# 导言

自从该隐和亚伯因献祭供品的相对优劣而陷身其间以来，发生在强豪和名人中间的争端就一直有力地把握着公众的想像力。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就会发现大多数人在面对两个名人将彼此抓成碎片的景象之时，至少经历过一次喜悦带来的刺激。这里面的原因究竟，乃是一个最好留给心理学家们去探究的课题，已超出了本书涉及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你也许愿意关注一下历史上最有趣、造成伤害最严重的一些个人争斗……

有愿望也有能力塑造历史的个人从不掩藏自己的锋芒。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还希望他人同样持此见解；若不是与某个想法类似的人发生碰撞，这本无伤大雅。假如谁也不愿意屈服或退让，争端就有可能出现，尽管不是必然出现。一次争端——一次彻底、绝对的争端——若想真正得以发展，有赖于竞争双方旗鼓相当。举例说明：假设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风闻他被国会山的某个小脚色看成一个废物，那么椭圆形办公室<sup>①</sup>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足以让他抖着腿保持沉默。但是如果这攻击的声音来自罗伯特·F·肯尼迪，我们可就有好戏看了。约翰逊在乎肯尼迪，而后者也清楚这一点；在此我们明晰了一个典型的争端所具备的生

<sup>①</sup> 椭圆形办公室，即美国总统办公室。

死攸关的首要因素。

并非本书述及的所有争端都在世界舞台上展开。远在南阿巴拉契亚山谷迷宫般的密林深处，两个偏僻林区的家族以近乎艺术的方式发动了两败俱伤的战争，像杀人毒蜂一般扑向对手。尽管哈特斐尔德家族和麦科伊家族发疯般地试图为他们杀气腾腾的相互关系寻找借口，但他们最终还是恶名远扬，他们的名字成了随时随地发生冲突的代名词。他们充分展示了与历史上那些更为显赫的先辈完全相同的特性。老伦道夫·麦考伊没怎么读过书，可能根本没听说过奥立佛·克伦威尔，但说到嫉恨怨毒，这个蹒跚的山地人同那位英国共和派的最高领袖却是血亲兄弟。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可能迥异，却有着同样的目标——获得压倒优势，一个践踏、摧毁对手，令其耻辱地屈服于自己淫威的超强欲望。

近年来，争端的本来面目已经变得无法辨认，这主要应归功于现代信息技术。当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让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备受煎熬时，王室所使用的手段对所有人都是一个谜，只有几个朝中重臣知道内情；今天，八卦杂志和互联网会在几天之内——就算不是几小时之内——弄清此类暴行的来龙去脉。严守秘密给了伊丽莎白充裕的时间，这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是无价之宝；它同样为玛丽提供了搞阴谋诡计的巨大空间，她当然会充分加以利用。

读过本书，你会知悉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暗藏的一面。这些通常都很狂暴的、令人震惊的个性，也需要值得更近的检视，因为有了它们，我们今天所熟识的安逸、平常的世界将会呈现令人震惊的不同面貌。因为本书的主要旨趣在于个人冲突，所以政治、宗教和军事等更宽泛的主题出现时，仅仅是映衬我们的主旨的一个背景。选定哪些争端加以论述颇费周章，也令人痛苦，但我想读者们都会同意，最终入选者均适得其所。

为便于阅读，本书各章按时间顺序排列，每章前面是一个简短的纲要，列出该争端的基本组成部分，有点像体育记者用来展示拳击冠军赛中每个拳手身体相对优势的“卷尺数据”。因为，不要弄错了，本书涉及的所有争端都是十足激烈、无情的争斗，没人希望以点数取胜：要么击

倒对手，要么就不算赢。大多数争端都是字面意思上的往死里打——刽子手手中磨利的斧子，哈德逊河岸的决斗，在半路潜近那周游世界的猎物的内务部刺客，孟菲斯的狙击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甚至那些不是以直接的血腥残杀结束的争端，也包含了比有限的惨剧更多的东西：斯科特渐渐为人遗忘的灾难性的艰苦跋涉，巴顿荒诞的非正常死亡，温莎公爵夫人的借酒浇愁。看来，追逐伟大要付出严苛的代价。

本书堪称一次历时500年的旅行，从英国中世纪城堡蒙着黑布的绞架，到人声鼎沸的洛杉矶酒店厨房，但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给你一个忠告：一路当心——沿途尽是鲜血淋漓。



# 录

|                   |     |
|-------------------|-----|
| 鸣 谢               | V   |
| 导 言               | VII |
| 第一章 伊丽莎白一世与玛丽女王   | 1   |
| 第二章 查理一世与国会       | 21  |
| 第三章 伯尔与汉密尔顿       | 43  |
| 第四章 哈特斐尔德家族与麦考伊家族 | 61  |
| 第五章 阿蒙森与斯科特       | 79  |
| 第六章 温莎公爵夫人与王太后    | 97  |
| 第七章 蒙哥马利与巴顿       | 119 |
| 第八章 约翰逊与肯尼迪       | 139 |
| 第九章 胡佛与金          | 161 |



伊丽莎白·都铎



玛丽·斯图亚特

## 第一章

# 伊丽莎白一世与玛丽女王

**争端年份：**1561—1587

**姓名：**伊丽莎白·都铎

**强项：**身处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  
却坚定、果决

**弱项：**善妒、恶毒、伪善

**争端焦点：**王冠以及国家的宗教方向

玛丽·斯图亚特

魅力无穷，富于号召力

易冲动，没有道德意识，  
也许是一桩谋杀案的帮凶

1517年，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愤愤不平的德国修道士，将他抨击罗马天主教会弊端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萨克森小城维登堡的教堂大门上，从此时起，精神生活中持续千年的笃信不移被扔出窗外。路德凭借这一简单的反抗行动，颠覆了世界的宗教轴心。宗教改革的大潮在欧洲北部汹涌卷过，拍击着英格兰的海岸。在这里，天主教国王亨利八世庞大的身躯在一开始筑起了堡垒，抵挡新教徒的进攻——他被称为“信仰守护者”并非无缘无故——但是此后10年间国内的形势持续恶化，于是这个老奸巨猾的君主嗅到了一个机会。亨利极度渴望一个男性继承人，而且受够了教皇克雷芒七世拒绝准予他废黜有恼人流产先兆的阿拉贡的卡瑟琳，便于1533年决定，是为自己建立一点自由骑士信念的时候了。结果，亨利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离婚，新娶了一个妻子——他那早已怀孕的情妇安妮·博林。与此同时，他的臣民却必须开始同一个全新的宗教——英格兰圣公会的细微改变作斗争。

其后的300年间，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不和将支配英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对可怜的安妮·博林却没有什么分别。尽管像她的前任卡瑟琳一样生了一个女儿，但她显然没能生出亨利渴望已久的儿子。连续的流产和性欲旺盛的君主四处猎艳的目光已决定了她的命运。

安妮留在身后的女儿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人之一，然而在她一生中的前1/4个世纪，伊丽莎白·都铎一直在喧嚣的无常之海中挣扎。她到底是不是一位公主？她是如梵蒂冈所断言的那样是个私生女，还是拥有合法的王室血统？还有不能确定的：她是否将得到允许，获得自己的合法地位，还是说环境将密谋加速她重蹈她母亲的覆辙，艰难地走完从牢房到伦敦塔山上刽子手斧头下那悲惨的几码路？

伊丽莎白被父亲随随便便地推到了阴影里，看见自己的危险处境于1553年触到礁底，她那精神错乱的同父异母姐姐、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卡瑟琳之女玛丽·都铎成功地登上了王位，并决定恢复天主教为这块土地上的惟一信仰。在5年的统治中，“血腥玛丽”在火刑台上烧死了250多名新教徒，向伊丽莎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她改信天主教。为了表示顺从，伊丽莎白的确参加了一次弥撒，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抱怨不

舒服，这是她的独立精神的一个早期迹象。到头来，玛丽对新教徒的残酷镇压适得其反，导致公众舆论转而针对她，而有利于她红头发的同父异母妹妹。伊丽莎白断定，隐忍耐心必有回报：玛丽的健康在走下坡路，她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

1558年11月17日，玛丽去世，伊丽莎白成为英格兰女王，举国欢腾。但是对于北方的苏格兰来说，这可完全是另一回事。

苏格兰虔诚的天主教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和她新近加冕的英格兰表姐不同，她拥有完美无瑕的王室资格。在许多人看来，作为詹姆斯四世和亨利八世之妹玛格丽特的女儿，她原比伊丽莎白更有资格坐上英格兰女王的宝座。这是个正统合法性的问题。在罗马教廷的眼中，亨利与卡瑟琳的离婚就是一件极端非法的举动，是甚至更严重的重婚罪的前兆；作为那桩重婚联姻的产物，伊丽莎白被法国和西班牙王室视为一个异教篡位者，他们将玛丽视作英格兰的法定君主。

欧洲一直在为玛丽奠定权力基础。在她五岁时，她被许配给法国王太子，在法国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过着一种奢华放纵的生活。1558年4月，15岁的玛丽嫁给了王太子。7个月后，当伊丽莎白继承英格兰王位时，这对年轻的夫妇共同感受了欧洲大部分地方感受到的惊恐。

对伊丽莎白来说，这是一段心神不宁的时日。她心急如焚，渴望着国际上的认可，在随后的一年里经历着一场信任危机。此时，法国王太子由于父王发生致命的堕马事故，意外地成了法兰西的弗朗西斯二世国王。转瞬之间，玛丽已不止是一个国家的王后，还是两个国家苏格兰和法兰西的王后（女王）。英格兰很不舒服地夹在两个国家中间。

这个倒人胃口的前景，可能伊丽莎白本来是很容易应对的，假如弗兰西斯二世不是于1561年暴毙的话。玛丽成了寡妇，无根无基，便决定回到阔别十几个年头的苏格兰王国，这个消息给英格兰朝廷送去了一阵寒意。

依然单身的伊丽莎白可以闻到危险的气息：假如她死后无嗣，那么玛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十有八九要继承英格兰王位。仅仅一年以前起草的《爱丁堡协定》就是特别为了预防这种可能出台的。按照其

条款，玛丽将同意放弃对英格兰王位的一切权利要求，然而她拒绝批准这个条约，这个拒绝现在有着更为不吉利的言外之意。

伊丽莎白惊慌失措。除了她的表妹带来的威胁，还存在着北方边境发生宗教冲突的可能，导火索就是玛丽告诉教皇她准备在她的苏格兰王国恢复天主教的传言。由于这些原因，1561年夏天，伊丽莎白拒绝给予玛丽经英格兰返回苏格兰的安全通行权。虽说伊丽莎白后来改变了主意，但玛丽不堪其辱，大发雷霆，已从法国乘船出发，并于8月19日在爱丁堡的雷思港登陆。

战端已起。

回到苏格兰的女王给单调枯燥的爱丁堡朝廷带来了些许欧陆的优雅之风，尽管一开始她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忆起童年时代讲的苏格兰话，而且根本听不懂英语。从本质上讲她是一个有教养的法国女人，热中于音乐、舞蹈、芭蕾和假面舞会，做得一手精致的刺绣，拥有据信一个16世纪君主所应有的一切理想特征。

但伊丽莎白可以蔑视这种平凡的成就。她在学识上远远胜过她的表妹，对那通常为年轻的皇室妇女设置的令人气闷的清规戒律不屑一顾。她学习地理、历史、数学、天文、书法，有杰出的语言天赋，使得她的家庭教师罗杰·阿尚这样写道：“她讲法语和意大利语像讲英语一样流利。她写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书法美妙绝伦。”像玛丽一样，她是一个杰出的女骑士，喜爱打猎和射箭，弹琵琶和贞女琴（一种古键琴）达到很高的水平。

显然，伊丽莎白是一个丰满的女人，身心都得到充分发展，有能力在任何场合把持住自己。问题是：她为什么对她的表妹如此忌惮？答案就像时间本身一样古老。

雕像般庄严优美的苏格兰女王是一个性感女巫。她魔鬼附身，如加尔文派铁面传教士约翰·诺克斯所说，“有些让男人着魔的妖术”，而且在一生中从未丧失这种魅力。玛丽几乎有6英尺高，一头栗色秀发，身材出众，不过使她赢得王子和仆人们喜爱的却是她催眠术般的魅力。

在弗兰西斯死前，伊丽莎白是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王室配偶人选，求

婚者云集，都吵嚷着要和她永结秦晋之好。玛丽的过早守寡改变了这一切。她更年轻、更漂亮，突然成了婚姻市场的大热门，没人希望这美丽的苏格兰女人过久地维持单身状态。她的择婿是伊丽莎白至为关心的一件事，她深恐邻国来一位强大的外国天主教王子。与此同时，玛丽对英格兰王位无可争辩的强烈要求对伊丽莎白的安全构成了持续威胁，这导致了两位女性君主之间激烈的对抗，这场对抗将成为此后四分之一世纪里英格兰—苏格兰关系的主调。

### “寝食难安……”

首先，伊丽莎白需要解决继位的问题。她的顾问们主张，通过迅速与某个外国王子结婚、生出自己的继承人来断绝玛丽的权利要求。伊丽莎白板着脸表示反对。身为亨利八世之女使得她对于王室婚姻的危险拥有独特的洞察力。自从自己的母亲被处死后，她看过4位继母来来去去；这样，她发展出一套极具怀疑性的婚姻观就不足为奇了。她在同一位大使谈及此事时，试图以华丽的词藻掩饰这种不信任：“爱情往往是安逸的产物，鉴于我是如此重任在肩，我是不能够考虑爱情的。”还有一次，饱受择婿压力的她不耐烦地说：“我早已嫁给了英格兰王国。”

她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对继承人永远的不信任。作为一个热衷于研究历史的人，伊丽莎白清楚地知道君主们是如何频繁地遭到他们自己亲骨肉的废黜的。在王室的边缘位置无所事事的岁月可是滋生憎恨的温床。她不准准备冒这个险。

所有这些偏见的结果是，她变得非常善于使求婚者落空。大量的人走到了她的卧室门口，有些人甚至迈过了门槛，但是没有人——她总是这样宣称——得以接近女王的御榻。伊丽莎白可不想将自己降格为一匹王室传种母马。

权力同样在其间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她即位6年之后，一位苏格兰特使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听说她准备一辈子独身，马上回答说：“陛下，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您不必告诉我。陛下想的是，假如您结了婚，您只

不过是英格兰的王后，而现在您既是王后又是国王。”

这个观察很有道理。伊丽莎白用两只手牢牢抓住权力的缰绳，绝对不愿意放手。

玛丽试图让对手松开这缰绳的努力早就不灵光了，那一次尝试导致了一次尴尬的归国之行。在法国过惯了懒散的生活之后，苏格兰在玛丽看来既乏味又粗俗，被一个准备把她视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加以忍受的没有教养的新教小集团统治着。他们仍然为伊丽莎白拒绝嫁给阿伦伯爵以同他们结盟的轻慢而伤心。对他们来说，玛丽的天主教信仰是值得偿付的代价——扯平了。

这是一次不稳定的结盟。玛丽非常敏感，喜欢开玩笑，在把握苏格兰人的忧郁性格方面完全失败，而苏格兰人也只好对她显而易见的轻浮以及一精神沮丧就连睡几天的习惯表示轻蔑。最困难的是，对于她不过是一个外国机会主义者的怀疑是不可能根除的。

政府密探的情报使得伊丽莎白持续关注她的竞争对手的困境。她对玛丽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把她当做危险的对手而感到恐惧，一方面又意识到与另一个实行统治的君主、一个表妹的亲缘关系。经过一番真挚的反省，亲缘关系占了上风。伊丽莎白认定，假如玛丽宣布自愿放弃对英格兰王位的权利要求，一个互惠互利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伊丽莎白力排众议，坚持认为她和苏格兰女王应当面对面会谈：只有那样才能使争论不休的继承权问题以及在《爱丁堡协定》一事上可能存在的误会得到解决。

玛丽也持有类似的想法。她尽管对伊丽莎白在自己的王国推行新教的方式非常不满，但还是认可了对方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当苏格兰贵族建议她同表姐做个交易时，她给予了密切的注意。这个交易是：作为对玛丽放弃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的回报，伊丽莎白是否准备承认她为假定的女性继承人？

此事值得一试，于是在1561年8月底，玛丽派遣长期的支持者、莱辛顿的威廉·梅特兰去试探伊丽莎白是否有意修改《爱丁堡协定》的条款。梅特兰受到热烈欢迎，但没过多久他就将玛丽的打算向对方摊牌。

伊丽莎白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我本来希望你们女王陛下那里得到另外的消息。我已经听够了恭维话，”她说，“我一死，随之而来的就将是要求最大权利的话了。”在勉强承认她不知道有比玛丽的头衔更好的头衔后，她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经年不去的不安全感浮出了水面。“人们更愿意崇拜初升的太阳而不是落日，”她抱怨道，还说，玛丽继位的最好时机在于向英格兰人民证明她是一个好邻居的时候。

梅特兰在结束会谈离开时深信：假如要在伊丽莎白和玛丽之间举行私人谈判，后者非被活活吞掉不可。以决断力、政治敏锐度和把握全局的能力来看，苏格兰女王同她那体察民情的英格兰翻版比起来只能算个新手。

9月份，梅特兰再次会见伊丽莎白，这一次他强烈地暗示，假如玛丽不能成为王位继承人，她有可能被迫动用武力攫取这顶王冠，还不祥地补充道：“尽管陛下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君主，然而世界上并非到处都是这样看待您的。”

伊丽莎白被这赤裸裸的评价搞得勇气全失，于是梅特兰得以强迫她保证她将重新审查和更改《爱丁堡协定》的措辞，这让伊丽莎白谨慎有加的大臣和最亲近的顾问威廉·塞西尔爵士非常愤怒。他不信任玛丽，并且直言不讳地将这种不信任告诉了伊丽莎白，使得她对自己轻率的让步很是后悔。

伊丽莎白在塞西尔激烈责难下有所悔悟，便寄希望于在她自己和玛丽之间举行一次峰会。玛丽给予热情的回应，表达了希望面见“亲爱的姐姐”的喜悦之情，并且唏嘘感叹，表示“她真希望她们两姊妹中有一个是男人，那样的话她们的王国就可以通过联姻联合起来了”。其他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

伊丽莎白不顾国内外不断涌起的反对声浪，着力推进会谈的计划。不止是要耍政治手腕，她还想亲眼看看玛丽天下传闻的美丽是否名不虚传，同时又暗自祈求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嫉妒是无穷无尽的。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外交官当着她的面粗心地说起，人们认为玛丽非常可爱，伊丽莎白马上回敬说“她自己比苏格兰女王更出色”。

经过一番协商，会谈被安排在1562年秋天在英格兰北部举行。这时灾难降临了。有消息传到英格兰，说法国爆发了内战；此外，伊丽莎白惊慌失措地得知，玛丽已经向她的天主教亲戚提供帮助，追捕、屠杀新教胡格诺教徒。伊丽莎白别无选择，只好取消了会面，并许诺过些时候重开会谈。玛丽像个婴儿似地大哭大叫，失望地扑到床上，好几天没有起来。

## 天花的恐慌

不久，伊丽莎白也卧床不起了，不是因为沮丧，而是得了中世纪欧洲的瘟疫——天花。有好多天她命悬一线；然后，好像奇迹一般，她又从鬼门关爬了回来。更为神奇的是，肿起的脓疱没怎么在她脸上留下痕迹。这是一个罕见的幸运结果，使得玛丽写信给她，高兴地表示“你那美丽的容颜毫发无损”。

伊丽莎白的与死神擦身而过不仅复活了她对继位问题的担心，还使她集中注意力考虑起表妹的婚姻大事。从观念上说，她宁愿玛丽保持独身；由于那个想法不现实，她便长久而艰难地苦苦思索谁将成为未来的苏格兰国王。

她最担心玛丽与最主要的几个天主教王室之一——西班牙、奥地利或者法国——联姻，其中任何结盟都会给新近皈依新教的英格兰出难题。当流言把玛丽的名字同西班牙王位的笨蛋继承人堂·卡洛斯联系在一起，传进宫中的时候，伊丽莎白把鞭子甩得啪啪作响。她对玛丽说，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接受的。“三思而行。”她告诫道。

伊丽莎白傲慢到了惊人的地步。1563年春，她开始拟定一份适合做她表妹如意郎君的最终候选人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使她的朝臣们大吃一惊。不可否认，罗伯特·达德利爵士对红头发美女的偏好是出了名的，但难道他的绝大部分倾慕——假如朝廷的传言可信的话，甚至不止于此——不是献给了另一个王室成员伊丽莎白本人，并为她欣然接受了吗？

梅特兰不悦地听着伊丽莎白的建议，觉得受到了侮辱，便回答说，如果达德利是这样一个佳偶，也许她自己应该嫁给他。他的怀疑态度得到了苏格兰方面的呼应，玛丽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伊丽莎白的会面要求。

伊丽莎白针对未曾谋面的对手的病态偏执恶化到了顽固的极点。当另一位使臣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受命南下继续解决达德利问题时，伊丽莎白用连珠炮般孩子气的质问烦扰他，问的问题全都是企图弄清玛丽是否比她本人更有魅力。他被逼无奈，只好圆滑地回答说，伊丽莎白是英格兰最美丽的女王，而玛丽则是苏格兰最美丽的女王。然而，伊丽莎白仍然不满意，便狡猾地要求他不再骑墙，一定作出选择。他被逼到了墙角，便勇敢地咕哝道，玛丽更美丽。

伊丽莎白怒目而视。作为一个酷爱阿谀奉承的人，她不习惯这样的坦率。接着她怏怏不快地问，玛丽是否比自己个子更高。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伊丽莎白得意洋洋地宣布：“这么说来她太高了；因为我自己不高不矮正合适！”

怀着长粉刺的青春期的少女全部幼稚的焦虑，伊丽莎白没完没了地纠缠梅尔维尔，追问她的对头的社交风度，强迫他一次又一次不情愿地作答。是的，玛丽是一个杰出的猎手；是的，她博览群书；是的，她会弹古琵琶，会弹贞女琴。说到这一点，伊丽莎白又来了一次突袭。她弹得怎么样？

“对于一个女王来说相当好了。”不幸的梅尔维尔呻吟道。

当晚，伊丽莎白精心安排了一场拙劣的巧遇，梅尔维尔被骗到一间房子里，撞见她在弹贞女琴。她表面上假作对梅尔维尔的闯入感到震惊，盘问他为什么不打招呼就冒失地走到王宫里来了。梅尔维尔意识到自己中了计，便采用了外交辞令。“我听到这美妙的琴声，简直被迷住了，就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这间屋子。”伊丽莎白示意他跪在她身旁，问他自己是不是弹得比玛丽好。这一次，他可能真心实意地赞同说，她弹得更好。

这一夜对梅尔维尔来说变得十分漫长。他被迫发表更多的意见，这次是评价伊丽莎白的舞姿，于是他对达德利的全部看法都遭到了忽视。这可怜的家伙头脑中惟一的念头就是逃离这是非之地，只得承认伊丽莎